

水銀燈下陳德森-光影人生(上)

卓 卓慧敏

陳 陳德森

卓: 相信大家都不需要我介紹,我身邊這一位就是陳德森導演,導演你好,我們的相識其實不在工作上面,我從未參與過你的作品,你亦未找過我但竟然在慈善工作上相識。

陳: 我一直都收到消息,你做很多慈善的工作。既然我有機會做一次活動需要司儀便找你了。

卓: 多謝,先不說我們的結緣過程,我們聊聊天,那你最初是編劇出身嗎?對不對?

陳: 其實是特約演員出身的。

卓: 真的嗎?

陳: 的確是特約演員出身。後來再轉編劇。

卓: 會否介意說一下你的學歷嗎?

陳: 中學,最後的幾年也是胡裡胡塗地讀完了,我初一到初三都是在台灣讀書的,回來香港之後再繼續讀初三中四中五。中四中五也是隨便讀完,沒有很認真的學習。我們叫這是混過去,拿了畢業證書就沒讀下去了。

卓: 但回來當特約演員的戲是那一部?

陳: 其實我是喜歡打保齡球,在保齡球場內的另一條球道,是一位當時很出名的導演,徐小明導演。那時候他就找了副導演,問我有沒有興趣做演員,我才十七歲,他問我要不要拍電視劇,我說不會的。我當時在做暑期工,那時候我才做過兩份工,在海洋公園做暑期工。反正放暑假,就請了兩天的假期去試一試,有一日小明哥跟我說,加多我幾天的戲份。我問為什麼?他問我不是讀過電影學校的嗎,我說沒有,他就說我很適合在這行發展,當時徐小明導演的名氣很厲害。

卓: 對不起導演我先打斷一下,他是覺得你很帥氣嗎?還是你有天份當演員?

陳: 他是覺得我有天份,當時我回到家中,整個人心花怒放,一直想著導演讚我。而且我在海洋公園的工作也不是很高興,年青時又不懂和人溝通,當時就覺得不要再做這暑期工了。而且又讀完了中五在考慮讀書還是工作,終於決定了去當特約演員,當時凡有徐小明的劇集都有我的戲份,就每天坐在家裡等,因為他不是每天都需要拍戲,我想著就覺得有些問題了,有一天我和張瑛叔對戲,那天是四頁紙的劇本,我害怕得一直冒汗,我想那是十四叔,我一直在背稿,那時張瑛走過來問我知不知道要演什麼?我答知道。他說行了就把四頁劇本撕爛了。然後告訴我不要死背,背了就會演得不自然,我想原來演劇是這樣子的。那一次就嚇怕了我,又不捨得這一行,在機緣巧合之下進了編劇組。

卓: 是電視台的編劇班?

陳: 是編劇組。

卓: 那你是直接工作,不是學習嗎?

陳: 也是有點幸運,因為當時很流行,說起你也知道的,家燕與小田之類的節目,經常要想笑位。經常去找文俊,鄭丹瑞,區華漢,江龍,一起想笑位。而且想笑位也不錯,每天開玩笑也很高興,又不用在幕前,在幕後也繼續做這一行,於是他們就請了我。

卓: 但當時不是做戲劇的?

陳: 是做綜藝節目的。

卓: 我真的想不到。

陳: 我也想不到,不過有機會留在這一行,什麼職位也不重要了。

卓: 那你做了這工作多久?

陳: 我想這工作大概做了一年。

卓: 然後你就開始出來工作了?

陳: 當時有一位天王巨星的經理人,就在替巨星找助手,當時還沒有保母或者助

手這回事，當時只有李小龍有過助手，我差不多算是這行業的始祖，那位巨星是成龍，當時和他吃了一頓飯，他說我也幾好相處，也懂一些編劇，也會一些英文，又會說國語，於是就成事了。當時他才二十二歲左右，我就成為他助手了，也就是保姆，我就差不多是第一代始祖。

卓: 之後就阿段(段偉綸)那些了。我也覺得你很好運。

陳: 我也經常拿這件事來說，例如有些年輕人找我演講，我也會用與成龍的這些經歷做分享。讓他們知道機會一定是有的，要他們去爭取，就說我由成龍的保姆，到我辭職不做，到他對我失望，因為當時我也是幫助到他的，再說到成龍後來都沒有再理會我，在十幾年後才找回我當他的導演。這段經歷是我經常分享的。

卓: 明白，一會兒和我們分享。導演你可以分享一下為什麼和成龍大哥有十年之間沒有來往呢？

陳: 其實也不是沒有來往，我最初跟他也很高興的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。當時嘉禾的老闆也會找我，我當時十九歲。

卓: 才十九歲？

陳: 我那時候十九歲，嘉禾的老闆也找我吃個午飯，就送完成龍上飛機之後，就問我成龍有什麼想法：他對那部戲滿意嗎，他有沒有和你說啊。當時我買電單車，成龍就幫我付首期，他也是年輕人，每天吃喝玩樂，幫他招呼一下東南亞的影迷，幫他看樓盤啊，試新車也很輕鬆的。但我初初由電視台到電影，我是做編劇的，我也做過製作助理。其實我是想做導演的，有機會一直朝那方向發展。做了成龍半年助理，也是吃喝玩樂他還沒有開戲，我是很想到片場看一看的，跟他工作一定學到很多。終於他開始親自出馬了，我因此很高興能去片場，可是我整天忙著他的雜務，沒機會去片場。終於有一天去到片場，一走進那片場，那茶水阿姐望看著我說：陳公子這裡很髒亂的。

卓: 叫你陳公子啊？

陳: 對！那時候我十九歲。她說會弄髒我的鞋子，鞋子那麼漂亮，叫我回寫字樓。我很想做導演，但我連片場也進不了，我在想這是不是我要的目標呢，不行！我還是想做導演。那時候成龍大哥很喜歡遊車河，不停地買車和換車，不斷地試新車，也喜歡開快車。有次和他遊車河，跟他聊天，我不敢直眼看他，我看著倒後鏡說：大哥我有些話要跟你說。他叫我直接說，我就跟他說想辭

職，我在倒後鏡看到他詫異的樣子，他問為什麼？我說我想做導演，我很記得他的表情，我現在嘗試做一次，我抓緊扶手，心裡很激動，我叫自己不要哭，才十九歲，不要哭，一定要忍住，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一直抓緊扶手，他的車也愈開愈快，感覺就對情侶吵架了。當時他也很年輕，他也很需要有人幫助他。

卓: 在身邊也能信任。

陳: 當時真的會睡在他身旁，每天都睡在他身旁，幾乎會一起洗澡。他真的開得很快。

卓: 他真的很生氣。

陳: 最後泊在程翔道，應該是程翔道，還是公主道，很久之前的事我也記不清楚了，因為我十九歲。在車裡冷靜了一下，他也不望我，我在倒後鏡著他，他問是不是對我不好，我說不是，對我很好，他再問既然很好，為什麼要辭職，我跟他說我想做導演。又是一個同樣的四號表情，跟住他問我怎樣做啊，我說想由基層做起，他問什麼是基層？在你心目中什麼是基層？我說想由場記開始。他想了一想，他為人也很厚道，下星期陳勳奇，因為他跟陳勳奇很好，陳勳奇有部戲是我們開給他的，楊權導演的，成龍說明天問問他們有場記了沒有，沒的話我去做場記，場記通常最後一個找的。

陳: 對！因為只負責做記錄。第二天回到公司，人們的態度是一百八十度轉變的，本來是萬人之上，突然明白什麼是一沉百踩。

卓: 導演，其實也不算沉的。

陳: 你也不知道當時的嘴臉。喂！去做明星吧。那我就不說他是誰了，有這麼好的工作不去做，你真是自討苦吃。然後去到現場，場記是最後一個進現場的，因為是導演，副導演先進去的。六時的通告，我五時五十分去到，六時十分到現場，因為不能進場，我六時半進去，接著給製片經理罵：現在幾點了，那製片經理以前在我面前像狗一樣，他說現在幾點了，六時半，明天再六時半，我就把你炒掉。我想這個世界的人真可惡，這麼現實。好了，然後一直做場記、副導演、第二副導、第一副導、策劃，一直做到統籌。那時候成龍大哥見到我，我想和他打招呼，他轉身就會走的了，完全不會理會我。那時候我想為什麼會這樣的，原來他的人很保守的。他自己姓陳，他身邊全部用姓陳的人，陳自強，陳志舜，導演陳木勝，陳勳奇，陳嘉上，全部都和姓陳的人合作，他很喜歡用姓陳的人，當時陳氏三兄弟當他的攝影師，全部都姓

陳的，他公司有七成姓陳的。他今時今日也對我說，基本上沒人向他辭過職。在他的記錄上，居然我這小子十九歲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辭職。那我真的很想做導演。在九九年他打給我，他生氣了二十年。終於打電話給我說：聽聞我有一個劇本。我說什麼劇本？他說特務迷城的劇本。我說對啊，他就和我說他想用這個劇本，陳自強說很不錯的，我說成龍大哥你不用問我，你是嘉禾的董事來的，你有權用的。當時我幫嘉禾寫劇本，是幫金城武寫找金城武拍的，因為當時嘉禾覺得我拍得很貴，所以就停了，我說你是老闆，你想怎樣都可以，他說不是，他想我來當導演，他當男主角。那時候我已經做了三部劇的導演，我頓了一下，他叫我先別說了，問我吃飯了沒，還沒吃的話出來聊聊吧。去之前我還不太能接受，於是自己在家喝了一枝紅酒，喝得有點飄飄然。去到我聽成龍他一直說，然後我說那劇本是替嘉禾和金城武設計的，他說把二十四歲變四十二歲不行嗎？把兩個數字調轉而已。我說我試試找編劇改改吧。他說沒錯了，改成熟一點不就行嗎？這故事本來就不錯啊。後來我們又喝了一些清酒，我們在吃日本菜。當時已經喝得很興奮，我說我十九歲是他的助理，助理算是比較好的說法了，別人都說是跟班，你現在找我導演，你想清楚了嗎？他說了一句說話：其實這二十多年來他一直都有留意著我，他想不到我真的去做，而且做得不錯，今天不說從前的事。成龍他說他就是我的演員，不是什麼大哥，也不是什麼天王巨星。他是演員，我就是導演，終於拍成了這部電影。當時他曾和其他導演有點不愉快，但我和他卻合作得最愉快。拍攝了八個月非常愉快，沒有什麼爭吵，那次之後我們成了好朋友。現在不論他在外國(哪裡)回來，一定找我吃飯聊天。這是十分難得。你試想想，從前你有一個天王巨星不去跟隨，捱更抵夜地工作，去為目標奮鬥。

卓: 還要給人呼喝。

陳: 對啊！

卓: 場記和副導是很辛苦的。

陳: 這還好。當我辭職後第一天回到公司，人們的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。那年我才一個年輕人，是很難受的。那些冷言冷語是很難受的，很難聽的，真的是捱過來的。

卓: 那一回兒回來，我想你花多少時間去做到第一副導。不如分享一下你拍了多少套電影，然後做到第一副導，再跳到當導演吧。

陳: 導演就比較漫長一些，場記我大概做了兩部，兩部再半部吧，有些工作幫別

人客串一下，有機會幫章國明導演，他在拍邊緣人，那一套電影是一個突破來的。因為他自己也負責拍攝，而且我也編劇出身，因此我很喜歡戲劇。現場我經常幫他去指導演員演戲。初初我由場記升做第二副導演的時候，那些演員會經常挑戰你，問章國明導演，我這個第二副導行嗎？我也經常給意見章國明導演，好像那樣拍會比較好，因為我喜歡寫劇本。我也當過演員，我也當過特約演員，我覺得我認為比較好的，我會提供給導演。導演也相信我，因為導演看著螢幕的時候，他集中在光學，演員有沒有離開畫面，變相他注意力先在畫面上。當時沒有馬上重播，拿著一部大攝錄機，拍完不能重看。變相他要相信身邊的人，他和我合作也很好，十分相信我。後來和演員溝通多了一些，就變得有自信了。在向導演的目標走，我做場記也好。每一次做副導演的時候，我也會拿著劇本自己分一次鏡頭。

卓: 那麼厲害。

陳: 我自己分一次，分一次之後我自己給導演看。在導演有空的時候，我給他看這樣分對不對啊。導演說沒空就一手推開了。但我發覺他在拍的時候，有一兩個鏡頭是我設計的，自己也覺得也不錯的。在再分鏡的時候，和第二個導演合作，他也用多了，好像鏡頭的擺位也差不多，那信心就更大了。到後來經常有導演說：很趕時間，快拍不完了，叫我帶第四組的演員去拍了幾個鏡頭吧，終於慢慢就更有信心了。

卓: 但是你當時是第二副導，跳過了第一副導，你不會覺得尷尬嗎？

陳: 也有一些矛盾的，但是當你遇上一些人大家都為事情的時候，就不會太介懷。當然有些人為權力而鬥爭，成長過程總會遇上這些事，但我們遇上的都是為了電影好，所以邊緣人完成的時候是口碑好，票房也很好，也得到很多獎。一部電影成功是一群人所做成的，一個人的是領導。

卓: 團隊工作。聽到現在我覺得你的人生幾幸運。能不能這樣說，由你入行到做導演，你都算幸運的一個？

陳: 我幸運的是多朋友，我很多朋友，其實自己都不是太聰明。只要你願意，無論你去到什麼位置，你願意虛心向別人請教。有些人是去到某些程度會飄飄然，就會覺得飛起了。我會將自己那些久不久會出現的輕飄飄感覺。拉下來，跟自己說電影是集百家大成，千萬不能囂張驕傲，這就會多些朋友來幫助自己。

卓: 反而我覺得你十九歲時給你的打擊也不錯，對你來說是一個警別。原來這一

行充滿人情冷暖，原來這一行是依靠關係的，那就會令你自己更明白到：當你覺得自己囂張了，就把自己冷靜下來，甚至乎更連繫著這行的友誼。

陳: 我有些電影圈的朋友經常罵我，這個世界人情冷暖是沒有朋友的。但我剛剛覺得相反，我覺得朋友幫助了我很多，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朋友出現。那些朋友都是我敬佩的朋友，我覺得他們是聰明有才華的朋友，這就令到一件事更完美了，幫到最後也是我陳德森的电影。不管多少人幫過自己，最後也只是我的榮譽，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最聰明，這就是我不斷提醒自己。一部電影的成功是一群人做出來的。

卓: 但你經常提醒自己那麼多東西，會不會無形之中給了自己很多的壓力？

陳: 嗯。這一定有的。會不會情緒很容易影響到，香港的一份工差不多十個人在爭，彈丸之地有七百多萬人，而且還有很多新移民湧進香港。現在的新移民也不差的，很多碩士學士。每一個的英文都比我好十倍，說話你完全不會覺得他們國內的人。現在沒有這些分別了。在競爭那麼大的時候，我們拍一套電影。每天都很殘酷，甚麼事件都有機會見報，票房若然不好，一部兩部都差，那你就要退出了。這個殘酷的環境就會淘汰了你，你就要離開了，所以你有時一定要自己堅持著。然而你堅持著某個形象，你就會有壓力了。然後就視乎壓力會不會失控，和你能不能控制了。

卓: 對了。那會不會失控呢？

陳: 我就壓力失控過了。我想電影圈也不單止我一個，很多有明星也報導過，他們都試過有這些問題，有些天生是樂天的就會好一些。我成長過程有些悲觀的，那對我控制壓力上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。

卓: 我相信下一集真的到題了。為什麼你會從事那麼多慈善工作，什麼事情令你情緒失控，還有什麼事情令你忽然頓悟了。好！我們下一集繼續分享。